

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摘星人

沈从文传

凌宇 著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摘星人

沈从文传

凌宇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特约编辑 鹤 鸣
封面设计 韩 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摘星人：沈从文传 / 凌宇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404-8358-6

I. ①摘… II. ①凌… III. ①沈从文 (1902-1988)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1234 号

摘星人：沈从文传

ZAIXINREN:SHENCHONGWENZHUAN

作 者 凌 宇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茁松
助理编辑 罗宗宇 钟 岚 龙永干 龚敏律 张 森
内文排版 汪 勇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32.7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358-6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湖南文艺出版社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电话 0731-85983029



凌宇与一批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在张家界。前排左起：钱理群、赵园、雷达、吴亮、凌宇、李庆西。后排左起：吴福辉、许子东。

凌事同学：已之信，知已返湘，另下行时，市分似可坐木船，生力法，去

石堤溪一带，是否查有伪据，边城时，就近景物，明露云，我四推人，信

曾推荐你作个顾问，最好是能得上海方面同意，由上海正式写信给字

校高，借你参加这个工作，到水上商洽，你时必可得不少便利，因为我只记

得保法在灯戏声调，极悦耳，方能就此，聚植，在更好听，如编管，一日

中，还去，先指定，主角打算，或得利水上时，和如，去伙，与商调，十来个，中，生

或去，工团，就中，挑遣，必不太费了，就少，是得利，权，官理，担角色，这

工作，进行，是，要得利，如，去，下，方，面，推，心，协，助，少，是，得利，拉，与，伙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在别一个国度里	018
一、写在断墙残碉上的历史	018
二、神尚未完全解体	029
第二章 自然之子	040
一、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的后裔	040
二、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	049
三、革命：晃动着历史的影子	059
四、续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	069
五、从“将军”向士卒的跌落	081
第三章 舂师爷传奇	092
一、生命旋转于死亡的铁磨下	092
二、“焕乎，其有文章！”	105
三、神魔之争	113

四、小客栈里的“红娘”	125
-------------	-----

第四章 生命的转机 135

一、船上岸上	135
二、人生掀开隐蔽的一角	147
三、向人类的智慧凝眸	158
四、权衡与抉择	166

第五章 卑微者之歌 177

一、学路茫茫	177
二、窘困与“独立”	186
三、相濡以沫	199
四、卑微者之歌	215

第六章 海上的漩流 226

一、一个配角	226
二、萨坡赛路 204 号	238
三、黑凤	248
四、“生离”与“死别”	259
五、海边的孤独	272

第七章 南风北雨 283

一、“丁玲事件”前后	283
------------	-----

二、叩开幸运之门	294
三、故乡行（一）	306
四、京沪之争	317
五、生命的第一乐章	330

第八章 无形的防线 346

一、逃离北平	346
二、故乡行（二）	354
三、寂寞之路	364
四、昆明冬景	374
五、烛照抽象人生之域	384

第九章 飓风孤舟 396

一、重返北平前后	396
二、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	406
三、灵魂的迷乱	415
四、生命的复苏	423

第十章 在历史的瓦砾堆里 433

一、艰难的选择	433
二、进取与退避	440
三、斩不断的情丝	448
四、为而不有	456

第十一章 处惊不变 464

一、那朵小花，真美！ 464

二、含泪的微笑 471

三、大智若愚 477

四、居陋行远 483

第十二章 桑榆非晚 492

一、生命的第二乐章 492

二、在大洋的彼岸 503

引子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童谣就一直这样唱着。

夜阑人静，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点数、估猜着那一颗颗可能属于自己的星星。并由己及人，从亲朋熟人，到伟人巨匠。未了，终不免迷茫，空留几分神秘，一丝惆怅。群星正依循着固有的道路，不停地划出自己的运行轨迹，然而，每一个星球个体，对此大约也是不自知的。这似乎也正与人相同。在这人世间，我们每个人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运行的轨道何在？似乎不到盖棺论定，是无从预先描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颗流星！它带着令人炫目的光辉掠过夜空，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宇宙万物有成有毁，人也有生有死。古来多少人企求长生不老，白日飞升。术士炼丹，海舟访仙，却终不过是徒劳之举。生命的个体不能长存，它只能通过子嗣的分蘖，在种族延续的链条中获得“永生”。然而，这也不为人所独有。人为万物之灵，除分裂子嗣以延续生命外，还能通过精神文化产品，在自身肉体死灭之后，使生命获得长存。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在其创造性的产品中，刻下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

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1]

这是沈从文思索生命意义时说过的话。迄今为止，沈从文已走过了80余年的人生路程。人间有意，自然无情，勿庸讳言，他已经逼近了生命的终点。然而，他终于通过一生创造性的劳动，完成了生命的转移。当人们接触他所留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时，便立即感到其中燃烧的生命热力。

我仰面凝望星空，试图寻找沈从文的位置时，突然想起幼时家乡父老所说的沈从文是“文曲星”的话来。那时，我自然不懂何谓“文曲星”，也不知道它在天空中的位置，朦胧中却感到一种神秘，留下了沈从文异于常人的印象。

大凡不平常的人物，都有超人的人格气质和与之相称的“奇相”“异骨”。——以往的史书典籍、说部戏文，都曾反复地明喻暗示过。可是，当我终于有机会与沈从文见面时，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或许，史书典籍说的全是谎言；或许，沈从文压根儿就不是那种超凡的人物。他既无引起人“崇高”感的气质，其相貌实在也很平常，以至于我无从简明地说出他的形象特征来。记得美国人这样形容海明威：“海明威，这头老狮子！”单这一句，就使人立即感到了这位不同凡响



沈从文 70 年代后期在北京

[1] 沈从文，烛虚[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

的作家性格气质的魅力。隐喻人类某种性格气质的动物寓言实在不少了，狮子的威猛，雄鹰的矫健，狼的凶残，狐狸的狡诈，羊的孱弱……但无论哪一种，移用到沈从文身上，似乎全不管用。或者如我们常见的以名人为对象的绘画雕塑，或是硕大无朋的前额，层叠的皱纹里深藏着永远猜不透的神秘；或是一双威严、深邃而又贼亮的眼睛，仿佛具有无坚不摧的穿透力，不刺得你缩小、变形、自觉渺小，决不肯放手；或是一张含着讥世微笑的嘴唇，两角上似乎挂着一整部人类哲学……可是，这方法于我也不适用。沈从文的相貌没有一处可资夸张。我见过他 20 岁时拍的一张照片，头发大约略略作过梳理，却终有一部分不肯服帖，蓬蓬然向上竖立。眼睛微含忧郁，却清明黑亮，眉毛上扬，嘴唇微抿，仿佛蓄着“横竖要活下去”的坚韧，活脱一个湘西“小蛮子”的形象。可是，当我有幸见到沈从文时，他已近 80 高龄，早就蹉然一老翁了。白发疏朗而妥帖地伏在圆圆的头颅上，褐黄的眼珠敛去了年轻时的光泽，眼、耳、鼻、唇、额、颧、颌、颊，相互谦让地平和平相处，决无西方人似的大起大落，综合成湘西老祖母似的宁静与平和，使人顿时失去与名人对面时本能地保有的那种戒备。我诧异于时间这个雕塑大师的任意与大胆，这后来的完成品与先前的雏形竟全然两样；我见过他所珍藏的他父母的照片，他的长相不像其父，也不类其母，我疑心更多地带有他嫡亲祖母的遗传（尽管连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位祖母）。——一位朋友故作神秘地告诉我，这是男人女相，为异相，主大福大贵。可是，沈从文一生充满坎坷，从来没有大福大贵过。然而，倘说人生的福贵不只是腰缠万贯、位列九卿一类身外物，那么，沈从文一生所得也实在很多。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 30 年的文学创作，后 30 年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已越来越多地赢得了中国与世界的读者，证实了自己生

命的价值。虽说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变易不定，失去的可能还会重新获得，已经确认的也许还会失去。然而，作为一个无法回避与省略的历史存在，无论是毁是誉，沈从文都将如丹纳所说的那样，一代又一代地被“旧事重提”。——能够如此，也就够了。

——这也不过是我辈的多嘴。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却从不以为意。

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北京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5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12平方米，还兼作客厅，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1980年，当他迁居到崇文门东大街3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大楼后，我再次去看他，发现他的卧室兼客厅里，添了一张长沙发，一台电风扇，一台收录机，一台彩色电视机。我笑着对他说：“沈先生，你也开始现代化了。”他指着沙发、电风扇、收录机说：“这些都是黄永玉换代后送我的。”沈夫人告诉我，香港一家书店给他出了一本书，事后说亏了本，稿费无法支出。还是居间介绍出这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木兰，代为向香港方面索取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也就抵了那本书的稿费了。我疑心他有一大笔存款，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了。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股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他指着墙角一个装咸蛋的青花瓷罐说：“这个东西现在在香港，可以卖上万美元。我买它时，可便宜了。”——以至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担心自己一去便不

再回来，将自己的积蓄分给几个至亲子侄时，总额不过几百元。1982年，他开始陆续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沈从文文集》的稿费，他立即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我曾劝过他：“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点。”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他一生厌憎为着一己私利聚敛财富的行为，对金钱支配一切的人生现象深恶痛绝。他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仿佛有意与金钱财富保持距离。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最后，总是了解他的表侄黄永玉及时为他垫出。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全国第4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的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在沈从文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之间，他既不承认二者联结的必然性，也不承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似乎全由人生的随机性决定。他常用“因缘时会”解释这历史的结果。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人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逼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从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这样说，也只是略去了许多中介环节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他当然有忧愁、伤心、痛苦的时候。记得1980年，丁玲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评沈从文当年歪曲她和胡也频投身革命的动机，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是丁玲被落实政策，从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后，从一个日本人手裡得到一本沈从文30年代著的《记丁玲》，因不满沈从文书中所持立场，有感而发的（此书问世40余年后，丁玲第一次读到它），而与《记丁玲》具有同一倾向的《记胡也频》一书，丁玲是亲自过目了的。丁玲此举，还有没有更潜在的心理动因，恐怕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了。此后不久，我去沈从文处，一见面，他便对我说：“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

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他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失去惯有的平静，激动里夹着一丝伤心。“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他道了谢，接过复印件看了看，又随意放到书桌上，随后一言不发，两眼发愣，仿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良久，他才轻轻地吁一口气，喃喃自语：

“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

后来，这件事再没有和我谈起过。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泊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1]

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

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2]

[1]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

[2] 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按照中国这一古老的格言，沈从文理应属于智者。然而，在与他当面交谈时，你会不相信这就是蜚声中外的沈从文。他没有先声夺人、不容置疑的雄辩之才，也没有精警和有意作成的深刻。一切预先对名人、智者抱有的种种企望，在他身上全都得不到。与你面对的，不过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人。他会立即消除了你原有的紧张与不安，心里陡然长出许多自信来。同样从湘西走出来的青年作家蔡测海，这样叙述他与沈从文的谈话：

我听沈从文先生说，写小说就像翻跟斗，会翻一个就会翻一百个。然后他再也不谈写小说如何如何。我也不再问他，然后听他谈古往今来的服装。他说他不识得布料。我先是愕然。这方面他不是有过价值很高的著述么？接着也便释然。^{〔1〕}

沈从文的言谈永远这样朴讷，永远没有结构严密的逻辑程序。你也许会感到失望，似乎他原本就没有说出什么深刻的东西；如果细加咀嚼，也许又会感到一丝余甘回味，其中仿佛蕴含着一点什么。待到你试图捕捉它时，那点蕴含又游移不定，无从把握。无论是谈人生，谈艺术，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下农人，能够谈出如何如何种庄稼，而对于其中包含的植物栽培学原理，总是照例不大说得明白。或许这是一种错觉，他的言谈原本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形式：避开具体的认知程序，直接与本体对面，一种东方哲人的认知方式？然而，谁又知道呢？一个聪明的乡下农人与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之间，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

——他们都扎根于同一片人生土地。

〔1〕凌宇，文学门外谈[J]，芙蓉，1986（3）。